山的那邊有海——

記那段花東服務隊的日子

文◉SUNMORE

一月廿四日 行前

期末考結束的次日，微雨寒冷的星期天，實診組十來個人，在醫技系實驗室，做最後一次的抽血和心電圖的技術訓練。

互相抽過血後，鍾老師徵求志願者。讓大家練習心電圖的操作。然後就是我半裸著上身，平躺在檯上。二十多隻手依著老師講述的順序「V_1在左邊第四肋間，……」在我的胸部按來按去。「今後我一定要善待病人。」我在心裏對自已說。

所有裝置放妥後，檢查開始了。郭公在旁邊打趣道：「你這麼一躺，說不定又是一首詩！」寫詩，在這麼冷的天氣，沒有酒是不行的。一如單靠饅頭度日的苦行僧，總得有些禪意佐餐。

等待中有人喊餓，午後二點的正常反應。「如果有一個圓餅，我就讓大家都吃飽。」可惜我不是上帝，待檢的姿勢也並非真如被釘在十字架上。

你拿著長長的結果走來，「P波倒置，心律略有不整，axis 左移……我很驚訝你能活到現在。」你很嚴肅的說。

散去後，我們便沿著泥濘的莊敬路行去。商量著未來兩天的午餐。填飽肚子不難，讓人滿意却是不易。「那就別讓知道是我們訂的午餐好了。」笑笑，各自期待明日的忙碌。

一月廿五日　台北廣慈

早上九點，初次上陣的新兵。面對湧來的人潮，顯得匆促而忙亂。操著半生不熟的技術，你一邊拭去汗水，一邊忙著向老人道歉，努力地想從不明顯的血管中，抽出10.CC的靜脈血。汗珠不斷地浮現，針管却不爭氣的一無所成。最後只好揮手向老師求救。

「真難！」你說：「全身5公升的血液，10.CC如此不易獲得。弱水三千，却一瓢也不得飲。」

而我在EKG室裏，也受到同樣的壓力。由於另一部心電圖儀無法使用，等候的人便忽然多了起來。縱然有三個人幫忙，檢查速度却增加有限，因為必須小心奕奕地攙扶老人平躺在檢查檯上。檢查後也必須謹慎地扶他們下來。有些老人身體很虛弱必須坐起一陣子，等頭不暈後，才能行走。

「老人竟是如此脆弱！」你說。甚至此刻覺得能夠跑跑跳跳，安穩地行走，真是人間至福。七十歲的確是令人尷尬而不知所措的年紀。

下午趁著空閒，訪問了令人難忘其名——方芳——的護士長：

「我在這裏工作已經十幾年啦！」

「工作嘛，不算太累。老人大多是慢性病。其實只是年紀大了，比較需要照顧。平常都是些例行工作而已。」

「起初是有想過換個工作環境，後來慢慢的，我對人生的看法有了改變。很多事情，其實沒有那麼重要。只要自忖能盡力，沒有金錢、名利，其實也未必是損失。」

「這裏最需要的就是醫生。現在這裏只有一位醫師。根本就不夠。或許將來你們能來這裏——其實大家輪流來，每天有三、四位醫師駐診就夠了。」

我們猶豫地相望，這麼遙遠的未來，如何承諾？

後來我們便回到熟稔的吳興街。江南依舊多雨，走過百米道，今夜，是見不到在教學大樓正上方的天

狼星了。何妨，就去買顆蘋果，送給明天坐在身旁的人。

遠行一月廿六日 夜宿玉里

果然，一如預期的，你便在身旁，伴我走完東北海岸。笑笑，不知緣份的到來，是否也如西風走過。便談起了童年時的趣事。一個念舊的人，常不知如何安排自己。你說：房間裏有許多小東西，朋友送的，自己選擇的，每樣東西都有一些故事。

而我從前亦如是，但上大學後便不再如此。戀眷過往，難免忽略現實的環境。人的牽扯，越少越好，日子走的乾乾淨淨，了無遺憾，過客的心態讓人不會再生佔有的念頭。

或許，你只是多情。

話題及至情字，似乎就變得難以接續。於是我們便沈默的看海，浪花沿著海岸，鑲成閃亮的銀邊。良久，你忽然說，一向都喜歡海，尤其是湛藍色的海。我便轉述了曾經發生在海邊的一段對白：

「我喜歡海。」朋友這麼說道。

「我一向都怕海。」

「Why？」

「起伏動盪的海浪，給人高深莫測、不安的感覺。我喜歡山，深沈穩重，只要你來，山便安詳地迎你。任你自行領略山中寧靜。」

「你也害怕女子囉！」

我們相視而笑。

「其實男人也蠻善變的。」

我拿出蘋果，暫時停止沒有定論的問題。「這是打算送給今天坐著旁邊的伴。」真不知該如何向你說明，預感是怎麼回事。

馬蹄達達不斷，經過些熟悉的地名，却是全然陌生的地方。像身旁的你。

而你却說有種回家的感覺：緣於坐很久的車，窗外的稻田，椰子樹，和南部鄉間小鎮相似的住宅。何處會是家呢？想起「溪水匆匆奔向海洋，浪花却渴望重回大地」何處是水的家？

我靜靜閉上雙眼。美絕的山景，令人讚歎的海岸，轉眼即逝。夢醒時，或許就是終點了。

一月廿七日 玉里

便在乒乓桌隔起的小空間中，和你共度一個忙碌的上午。外表忠厚的你，做事絲毫不含糊，一如你說

的笑話，恰到好處的扣人心弦。十分有效率的，我們創造了新記錄。

用功，忠厚老實，善說笑說，喜著輕便的短褲。諸多打趣的形容詞，却連不成一個面前的你。其實大多數的時候，你是沈默含蓄、並且認真的活著。偶而在二八四巷相遇，總似若有所思的淡然揮手走過。很難相信你是我見過唯一容易臉紅的男子。

能空腹二十小時來做抽血檢查的人畢竟不多，下午的抽血站顯得冷清。我們便偷偷地溜出高寮國小，踏上山間小路。

你是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女子。率性開懷的笑，讓人感受快樂的訊息。看著菜園裏的甘藍，和結著碩大果實的橘子樹，我們一度決定摘來品味一番。可惜有些好奇的小孩，盯著身著醫師服的我們，只好作罷。

靜靜地聽著你與鍾老師的談話，訴說中午開會遲到被罰站的寃屈，之後又能很快地釋然，談論另外的話題，一樣開懷的笑。我幾乎就以為你也是個哲學家了。如此泰然，是我學不來的。

夜裏開過檢討會後，大夥去吃燒仙草。我們却帶著啤酒，在一座小橋旁看星星。煙斗慢慢的燃著，便憶起那個暑假，兩個叨著煙斗的大一男生，到雜貨店買啤酒，却被誤認為北醫教授的糗事。

你說，在臺北看不見如此乾淨的天空，和「一閃一閃亮晶晶」的星星。

你說，白天炫目的陽光，將人的視線限制在近處，唯有黑夜時，你才能看見遠方的星星。其實，星星一直都在那裏，從不因人的喜怒哀樂而變，只不過人依戀著眼前的一切，而忽略了他們的存在。所以你一直都相信，逆境是上帝的恩賜，而刻苦銘心的生離死別，為的是讓人能認真嚴肅的思考。

我想起了遠在臺北的單身朋友們，他們曾經轟轟烈烈的愛過，也曾經十分容易的失去。「我不喜歡臺北的遊戲規則，一種有條件的愛情」。我多麼希望此刻他們能同我一樣，看到遠方的星星，知道他們永遠如是的守候。

玉里一月廿八日　夜宿台東

「其實你是不陌生的」。當我們等待今天第一個受檢的老人時，你說在志峰的文章中見過我的名字。而你也是的，果然如人們說的：細心、能幹、而又任勞任怨。本想問是個性使然，而選擇護理；或是選了護理後，個性變得如此。後來覺得自己無聊。何必問長鬍老者，睡時鬍在棉被內，還是棉被外。世間本無事，庸人果然自擾。

你說臺北見不到生長得這麼好的植物：翠綠晶瑩的葉、繁茂的枝，露出強韌的生命力。而花，便讓人渴望著在花旁仔細地端詳。如果適得其所，一切都會很真、很美。人不也如此?!像臺北的植物，葉子上總有些灰塵，空氣污染，開不出好花，使人總以為，水裏的月亮也是真的。

中午在松浦國小受到熱誠的款待，豐盛的營養午餐，蔬菜香脆可口得難忘。而我們同樣以賣力的醫療服務回報，小小的學校便熱鬧起來。

由於許多老人只懂山地話，只好找小朋友幫忙，五、六年級的女孩，却出落得標緻大方，自然青春、未染俗世文明的美。並且十分稱職的當個小翻譯。

回程時，你說下午當尿寶寶真是愜意：在大樹下的蔭涼，微風宜人，十來個漂亮的小女生搶著替你翻譯，真該留下信物什麼的，明年再來相會。廿個人便在限乘九人的救護車內，笑成一團。

夜宿臺東市榮民服務處。開完每晚例行的會後，隊友四處散去。我們溜到頂樓，看著相鄰的少年監獄，看著月亮從鐵絲網的彼端，落荒而逃。

而鐵絲網彼端的生靈，是你我不能解的。我們自小在各種禮教規範下，學會循規蹈矩，成為相貌類似的鴨。我們被認為可以與他人相容，所以自由。而果真身繫囹圄的人，果真不能與他人相容嗎？誰該為他們曾經的錯，負起責任？

我無言以對。月亮逃走了，星星眨眨眼，寂寥的路上，孤獨的站著街燈，和一個值班警衛。一樣的景色，對人而言，却可能是各種不同意義的夜晚。

一月廿九日 台東

一直期盼你的出現。

稱呼此刻年逾六旬的人為「哥哥」，實在令我難以啓齒，但緣於你的堅持論輩不論歲，從小，就如此稱呼你。

你說，從前在大陸時，你家的後院，正對著爺爺經營的客棧的廚房。爺爺的客棧大，來往商旅很多，廚房總是很熱鬧。所以你常去，用手偷抓些東西吃。「爺爺是戴方帽子的，人家都稱『員外』，就像電視演的那樣，你常愛提起故鄉的事。說高梁比人還高，並且比手劃脚的形容一些農具。而年少的我，一直無法揣想，全然陌生的北方，有著我的故鄉。

退伍前，你常到家裏來，而退伍後，因為身體不好怕麻煩父親，便和些單身的榮民，搬到生活消費較低的臺東，「這裏的天氣好」你在來信中說，對你的健康有很大的幫助。決定在臺東長住下來。

今早，鄉公所的接待人員說，全臺南鄉戶籍中有兩位醫師，但都在臺東上班。換句話說，偌大的臺南鄉竟沒有一間診所！鄉民生病只有吃些成藥。而此刻，臺北的醫師正逐漸過盛。不知何時此處會有群醫中心，照顧偏遠地區人民的健康。

忙碌一天後，失望了。你一直都沒有出現。沒有機會再聽你談談家鄉種種，也沒能趁便檢視你的肝病，或者就話話家常。只祁祝你多保重。